

孔德校刊



第三九期

二十三年五月十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立平書藏圖北館



目 錄

1

目 錄

兒 童 自 由 畫

——幼稚園——

1. 鄭寶齊
2. 吳榮華
3. 吳 樂
4. 李逸岑

一年級——

1. 金宗豐
2. 鄭靜宜

二年級——

1. 袁庸生

三年級——

1. 符式瓊

一年級——

- 吳修齡： 花 1
胡令容： 頤和園 1-2
張孫構： 騎行 2
唐歷寵： 騎行 2

二年級——

- 王榮群： 下雨 3
孫慶榮： 遊公園 3-4
延 韶： 看朱先生的病 4
沈小曼： 桃花開了 4-5
齊 炎： 頤和園的風景 5
趙蘭林： 春天的花園 6

三年級——

- 符式瓊： 星期日記事 7
于 鼎： 遊頤和園所見 8
張厚坎： 白頭翁 9
周良學： 稻草人 10-11
秦亞妹： 三隻羊 11-13

目 錄

三

黃瑞鈞： 餓 13-15

四年級——

李玉瑞： 鶲鳩 16

包坤鐸： 小小的蟲 17

賀信美： 小蝴蝶 18

徐小美： 一個銅圓 19-20

關德椒： 幼稚園前的院子裡 20-21

徐蘭章： 紫藤花 21

五年級——

嚴啓楞： 種花 22

毛樹珊： 湖旁 23

方仁慶： 昆明湖和石船 23-24

徐 楠： 諸連園 24-26

周豐三： 鳴 26-27

陳瑞柳： 痘 27-28

六年級——

黃瑞賢： 春假旅行 29-32

夏宗葆： 春假旅行記 32-33

王蘭： 到頤和園 34-36

樊能： 頤和園遊記 36

七年級——

羅佩玉： 一幕悲劇 37-38

李玉昭： 媳母的死 38-41

八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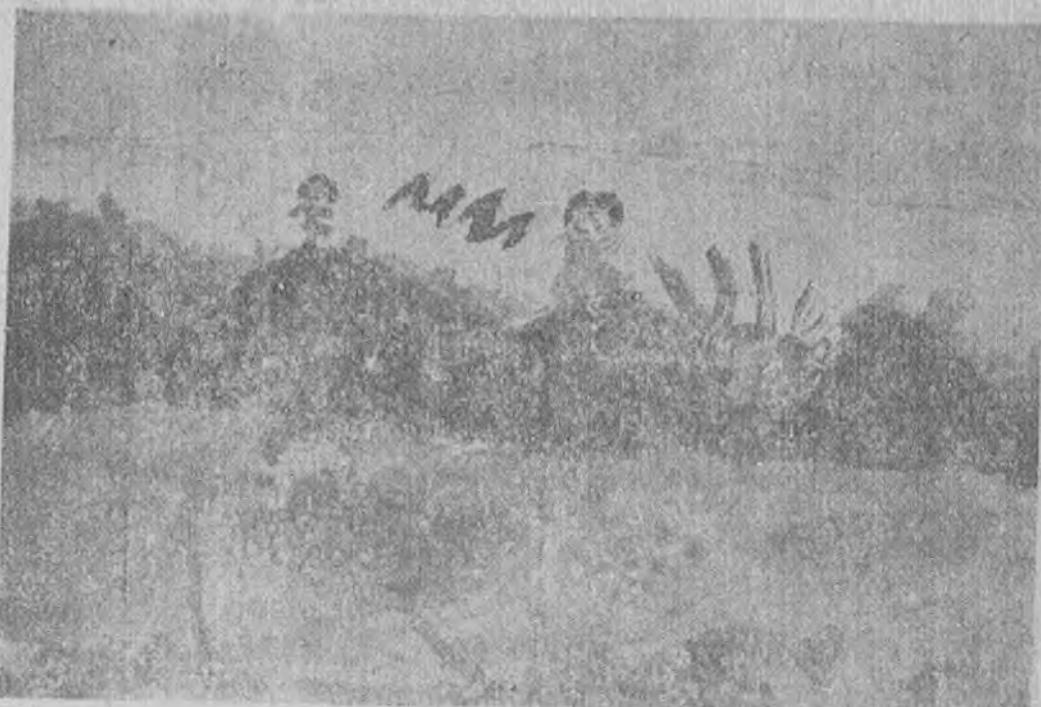
李玉奇： 風箏 42-43

支和新： 祝福 44-46

九年級——

龔則琛： 新禧 47-51

修芒 陶廣孫 52-56



鄭寶寶 幼稚園



吳棠華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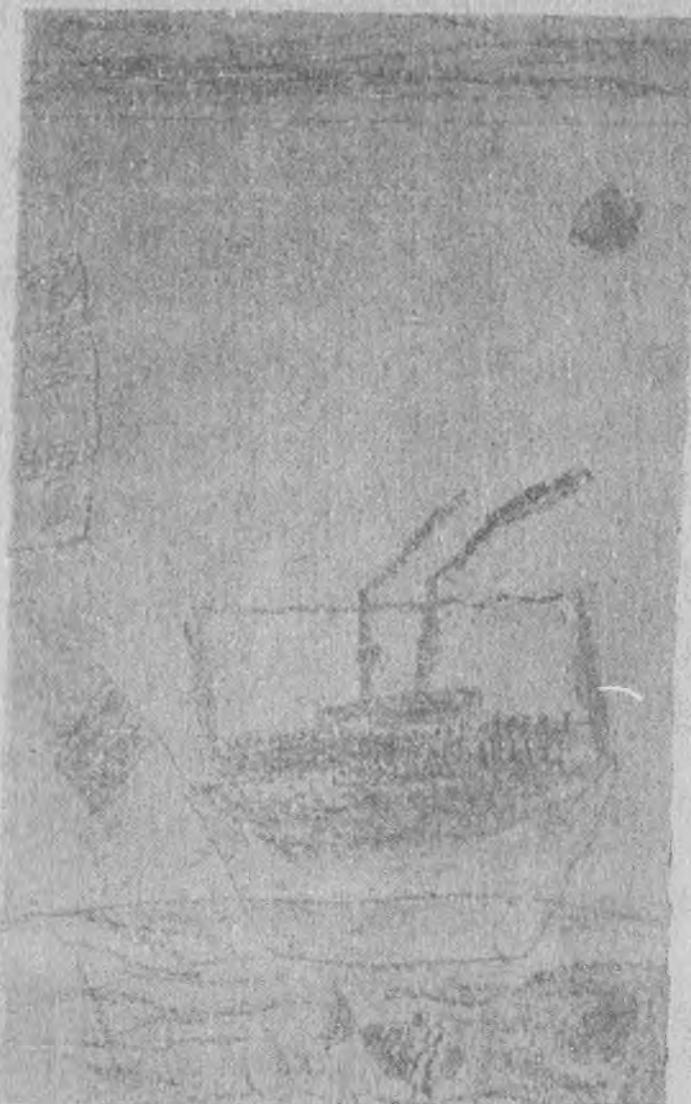
吳樂幼稚園



李逸峯幼稚園

金宗豐

一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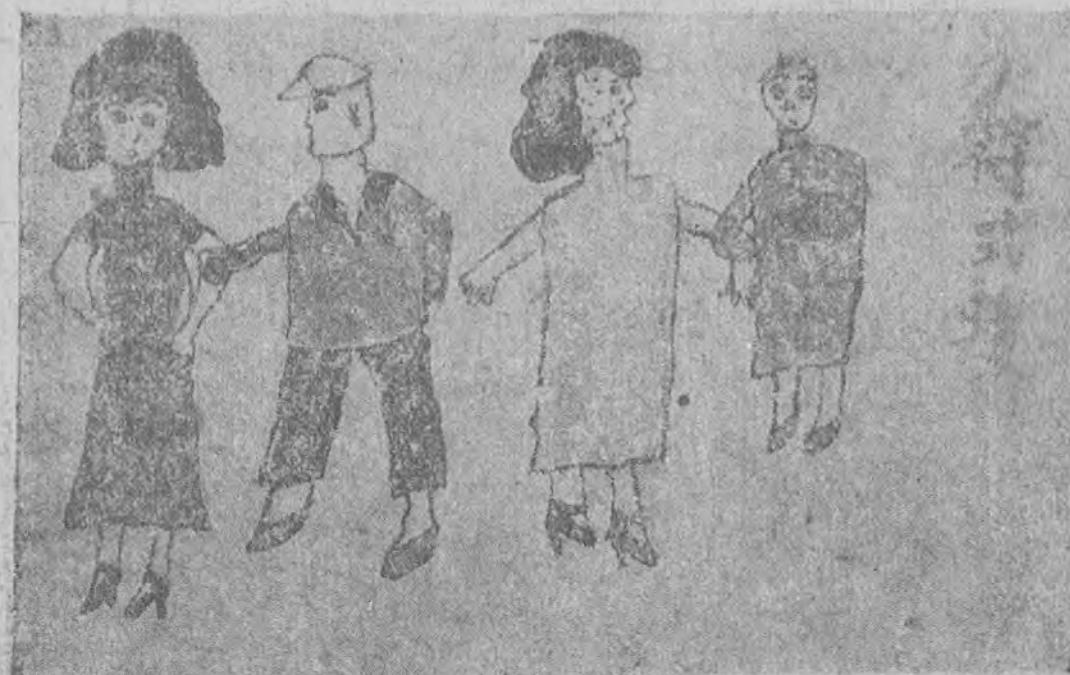


鄂靜宜

一年級



賈庸生 二年級



符式瓊 三年級

花

吳修皓，一年級。

我們學校的花都開了，粉紅的桃花開得很好看；丁香花也開了，有紅的，白的和別的顏色，都是很美妙的，很清香的。還有別的花一杏一桃地開得真是好看呀！公園的花也很多，丁香的花也正在欣欣地開着哪！

頤和園

胡令容，一年級。

頤和園裡有很多好看的景緻：昆明湖裏的水，清清的可以看見魚游來游去。湖邊有個銅牛，又有一座橋名叫十七孔橋，可以通到龍王廟。我們在龍王廟往四面一看，都是水浪，

很是好看呀！還有女少山少，高高在山上，我們爬到山上往下一看，哈哈大笑說：啊！這裏景緻真是可愛啊！

游 行

張孫樞，一年級。

我們星期日去少山行頤和園，看景緻很好，我們畫了幾張畫，又捉了幾個小蟲子做少本，又照了幾個像。我們有時少走，有時女走。真是快活。

游 行

唐歷寵，一年級。

春天到了，風也不《XY》了，我們孔德學校，一二三四五六年級少去少行頤和園，我們上山玩，玩完了，跟先生一少走，我們就女走。我們走到學校裏去。

下 雨

王榮祥，二年級。

我一早起來，只聽着院子裏乒乓的響，嚇得我真害怕，這時候我就要上學了，我一出門看見原來是大雨。

遊公園

孫慶榮，二年級。

今天在家裏看見母親正在換衣服，母親說：『你樂意上公園去嗎？』我說：『樂意去。』母親就帶我和小弟弟，上公園去了。進了公園的門，看見碧綠的草，和各色的花，真是可愛，尤其那牡丹開的真是美麗！我就和母親說：『這輕微的風吹着，溫暖的陽光照着，春天真是快樂呀！』纔說到這裏，小弟弟差一

點掉在河裏，母親看見很危險，就帶我們回家了，回來家天已黑了。

看朱先生的病

延齡，二年級。

聽說朱先生已經出醫院了，所以我今天到朱先生的家裏去看她。我一進門，看見朱先生能在牀上坐着了，我很歡喜，不過朱先生比從前瘦多了。朱先生看見我們，很是高興，她說再等幾天就可以到學校去了。我聽了心裏非常快樂。朱先生還給我們拿出來許多的畫報看，後來我們又坐了一會就走了，朱先生還送我們到門口。

桃花開了

沈小曼，二年級。

現在桃花開了，花園裡的花開滿了。一天

早晨我和哥哥弟弟妹妹看見桃花開了，很喜歡的走到桃花面前，我妹妹就採了一朵，我看見說：『桃花開得很好，你怎麼把他採了呢？』妹妹一聲不響的走出了花園，不一會，聽差說：『有人找你。』我走出門一看，原來是張迺荃和關伯霞來找我，到公園裏去。我說：『我問問母親讓我去不。』母親叫我去了，我就和關伯霞張迺荃，一同到公園裏去。看見那些桃花開的更好了！

頤和園的風景

齊 焰，二年級。

三月二十一日，是我們旅行的日子，那天我們到了頤和園，看見了很高的山，我們就往上爬，爬到了頂上，看見底下的人。後來我們又去看泉水，看完了泉水就走了。到了家我還想頤和園的風景。頤和園的風景是多麼好啊！

春天的花園

趙蘭林，二年級。

春天的花園很好玩！花都開的很好看。還有蜜蜂蝴蝶來採蜜。鳥兒也在花園的樹上叫。河裏的水也都流的很好玩。楊柳也在河邊照它的影。草兒也都穿了綠的衣服。小學生們也都去旅行了。這春天的花園景緻多麼好啊！

星期日記事

符式瓊，三年級。

五月六日，星期日，陰。早晨十點鐘父親帶我們上公園去，那兒景緻很好，並且還有可愛的花。我和妹妹玩了一會，便上假山上丟鏘子玩，很是有趣。父親說：『你們在這裏玩，不要離開！我帶弟弟走走去，好不好？』我和妹妹齊聲說，『好的。』父親便走了。妹妹說『我們打秋千好麼？』我說：『那好極了！』可是我們剛玩了一會，父親便說：『現在經十一點多了，該回家吃飯了。』這時我們只得回家，到家一看，飯已經開了。下午弟弟便說：『媽媽，我要找朋友小六去玩。』母親便說：『去吧！也省得在家裏鬧。』我們便去了。我們在她們家裏玩到五點鐘，方才回家。我們到家一看，原來有許多客人，正在那兒談話呢。

遊頤和園所見

于鼎，三年級。

星期日先生領導着我們到頤和園去旅行。到了那裏，我們下車以後，就進去玩，看見的是泉水，銅亭子，還有銅牛和石舫。

泉水清潔的很。小魚往來游泳很是可愛。先生說，『泉水由玉泉山流入頤和園，清甜可飲。』我們就爭着合手接水，嚐了嚐，果然是甜的。

銅亭子內的棹椅都是銅的，門戶也是銅的，亭子也是銅的，做的是多麼精巧奇特！

銅牛是銅鑄的，好像真的一樣。

我們遊得疲倦了都到石舫上去休息，不久，就坐車回校了。

白頭翁

張厚秋，三年級。

人物：白頭翁。

景：樹林裏。

（開幕）

白頭翁：我真冷呀，（縮緊了身體，頭夾在自己的翅膀裏。）我要不走，就要凍死了，胸軟軟的，頭昏昏的，快要死了。（有獵槍的聲音。）唉呀，……快跑吧。（換幕）

白頭翁：我可逃出這危險了，（他停在人家的牆脚下）我在這兒吃着人家的米，還一面曬着太陽，我也飽了，也不冷，也很快樂的，讓我唱一個歌吧。我幾乎要死了，我要不走一定要凍死的了，我現在已經很好了。（幕落）

（完）

稻草人

周良學，三年級

人物：農夫，兩知更鳥。

地方：櫻桃園。

農夫：我的櫻桃樹結的果子，很紅的，也很好看，就是知更鳥，竟吃我的果子，我做一個稻草人，它們就不敢來了。（做一個稻草人。）我把這人擋在樹旁，一定能把它們嚇走了的。（擋在樹旁。）（下。）

知更鳥一：這棵櫻桃樹真好看呀。我們最好在這裏造一個房子，呀！從那裏來的這麼可怕的人？

知更鳥二：可怕呀，快跑。

知更鳥一：不要着急，我們再看看。
(它們慢慢地往前走。)

知更鳥二：你看，那個人怎麼不動呢！

知更鳥一：我知道了，你看它那風吹不

動，雨打不倒的樣子，原來是稻草人。

知更鳥二：哈哈，果然是假的。我們就在稻草人身上造窩好不好？

知更鳥一：好極了。

（它們就在那裏，造了一個窩。）

知更鳥二：住在這裏多麼快樂呀，又可以天天吃果子。

知更鳥一：是呀，那農夫還許一點不知道呢。（幕下。）

三隻羊

秦亞妹，三年級。

時間：春天。

地點：山林裏。

人物：三隻羊和一隻白狼。

（開幕：三隻羊要到山上去吃草。）

小羊：我先去（走到白狼的洞口。）

白狼：哪一個在這裏走？

小羊：是我。

白狼：你到哪兒去？

小羊：上山去吃草。

白狼：我要吃掉你。

小羊：啊，不好的，後面有一隻中羊快到了。他比我大，也比我肉多，你吃他吧。

白狼：好，讓你過去吧。

（停了一會，中羊也上山去了）。

白狼：來的是中羊嗎？

中羊：是的。

白狼：你到哪兒去？

中羊：上山吃草去。

白狼：我要吃掉你。

中羊：啊，不要吃我，後面有一隻大羊，快要到了，牠長得又肥又大，你還是吃他吧。

（再過了一會，大羊走上山去了。）

白狼：來的是大羊嗎？

大羊：是的。

白狼：你到山上去吃草？

大羊：是的。

白狼：我要吃掉的。

大羊：好的，你來吃吧。

（白狼趕上去吃大羊，大羊就用他的兩根尖角，把白狼一撞，白狼就骨碌到山坑裏去了。）（閉幕）

餓

黃瑞鈞，三年級

時間：晚上。

人物：母親，孩子，別的不要緊的人物。

（開幕：孩子坐在門檻上，無精打采地望着面前荒場上，許多孩子玩。）

孩子：他們真是快樂。看他們那樣子，有的唱歌，有的圍着那賣老豆腐的擔子在那兒吃。爸爸爲甚麼還不回來呢？

（走進門內，看見媽媽洗人家的衣服，腳還搖搖籃裏的弟弟。）

孩子：媽媽，爲甚麼我們還不吃飯？

媽媽：好孩子，不要鬧醒弟弟，等一會，爸爸買米就有飯吃了。

孩子：媽媽，爲甚麼姑母這許多日子不來我家了？我真想從前姑母給我們帶的魚和肉。

媽媽：姑母住的很遠，不能常來的。他家離這兒五十里，走要走一天。

孩子：爸爸還有多少時才能回來呀？

媽媽：快了。

孩子：媽媽，我盼望爸爸多帶些米回家，不然我又吃不飽。……

（媽媽這時眼中流淚。孩子又悄悄的走出門外。）

孩子：（自言自語），天都黑了，場上的孩子，也回家吃飯去了。我昨天晚飯，才吃半碗，爸爸就瞪圓眼罵我不許多吃。現在肚子真餓的難過。唉，看着這樣，爸爸不回家來了。

（各處烟囱冒烟。幾隻烏鵲飛回破塔上去，天快黑了。）

(幾個喝醉的木匠走過去，又一隊兵走過去。狗叫。)

許多孩子們：夜了！（下。）

孩子：夜了！我回去吧。（正要關門的時候，看見一個提着魚的人走過。）呀，姑母！我的好姑母，你又我們送魚來了嗎？

（靜默。）（幕慢落完）

鷗 鵠

李玉瑞，四年級。

早晨五六點的時候，聲音很好聽的叫『郭公』『郭公』的是鷗鵠鳥，弟弟和妹妹天天都等聽到了那聲音時就從牀上爬起來，穿上了他們的衣服；便到外面的樹叢去看，我也就跟着弟弟們出去。起先的幾天，一些影子也找不見，只看見一隻褐色的羽毛，花白的翅膀的美麗的鳥，在梢間低飛。但是那美麗的歌聲，不知是不是牠們快樂的歡唱？一會那美麗的鳥飛走了，弟弟看那鳥飛了他非常難過，但，就在這個時候，那『郭公』，『郭公』的鳴聲又在別的樹陰中傳出來了。

小小的蟲

包坤鐸，四年級。

春天來了，花兒也開了，草長的非常地美麗。從美麗的花草裏面，跳出一個小小的蟲來，牠的小腳跳得非常的快，我捉了半天，才把牠捉着，但我身上和頭上已經都是汗了。

我捉着了這個小小的蟲子，到了晚上，我把牠放到屋裏去，才認出牠好像螢火蟲，我就叫姐姐來看，姐姐說是螢火蟲。

我把牠從瓶中拿了出來，但並看不出什麼光來，我又重新把牠放進瓶裏去。到了夜裏，我把燈光熄了，從瓶中微微的閃出這小小的蟲的光來。

小螞蟻

賀信美，四年級。

我正在睡午覺，睡得甜蜜的時候，忽然聽見妹妹說『死死』。我馬上下床來，看見妹妹拿她的一個小指頭擺在螞蟻的身上，嘴裏還在繼續說着。我連忙的把她拉過來，她說，『你為什麼拉我過來呢？』我說：『妹妹你要曉得螞蟻是有益處的動物，你不要去傷害牠。』我到外面一看，她已經弄死了許多螞蟻。不一會來了一個老螞蟻把死在地上的小螞蟻揩在背上一步一步的走。妹妹走過來看見老螞蟻揩一個死的小螞蟻很有趣，便又給弄死了。我看見她又弄死了一個，我便說她一頓，並且告訴了母親；母親打了她一頓。我出去一看，看見許多的螞蟻都死在地上了。那可愛的太陽射在可憐的螞蟻上，我覺得真是悽慘得很，便離開了那里。

一個銅圓

徐小美，四年級。

有兩個小孩子在大街上玩，看見一個銅圓，他們便拾起來了，他們誰都想要這個銅圓，便爭起來了。有一個小孩名子叫小泉，一個名叫小玉，小玉比小泉聰明些。小玉說：『咱們豁拳。』他們一齊說：『一二三。』他們一樣，他們又來第二次，小泉贏了。小玉說：『不算；再豁一次。』又是小泉贏了。小玉又說：『不算。』他們便到糖店買了一塊糖，又豁拳；小玉贏了。他剛要吃糖，小泉不叫他吃，說，『再豁一次。』小泉贏了，小玉說：『咱們一人贏一次，得再豁一次。』小泉說：『上次沒買糖時我贏了兩次，你沒贏，該我吃，你為什麼不叫我吃？』小玉說：『咱們一人咬一口。』小泉先咬了一口，咬去一大半，小玉說：『你吃的太多了，該都是我的，你還要給

我一點。』小泉不肯給，他便巴小泉的嘴，小泉沒閉緊，便把糖落在地上，成了泥球；小玉手裡的糖沒拿住，也落在地上，他一抬腳，給踩碎了。他們爭了半天誰也沒吃着，這一個銅圓就這樣的完了。

幼稚園前的院子裏

關德淑，四年級。

棉花般的柳絮已經開始輕輕的在空中飛揚了，碧綠的爬山虎在屋角上偷偷地爬着，蜘蛛正在織着他們的網，寂寞的楊柳垂下頭來好像靜靜的在思想。

鞦韆帶着笑容搖搖擺擺的盪着，『呀！平櫈了，快下來吧，不要盪了！』鞦韆很害怕似的喊了起來。

『乒』的一聲球打在窗子的玻璃上，玻璃破了，玻璃不止的縹縹縛縛地哭了。

美麗而活潑的小樹，不知生長了多少綠葉。

花兒已經開了四朵了。有趣的轉椅，正在飛似的轉動着。我想起從前我們在這裡玩過捉迷藏，這裡就是我們的家呵！

紫藤花

徐蘭章，四年級。

星期六放學回家，因為沒有功課，他們和我找姨哥哥去玩。到了他家，只看見前院有兩架開的頂茂盛的紫藤花，一串一串的好像葡萄一樣，花開滿了架上。我很喜歡這花，便向我們的姨哥哥要一束。他折了一束最鮮豔最美麗的花給我，我真是快活極了。

太陽漸漸的落西邊了，天已經晚下來了。晚飯後，我們在院子藤蘿架下坐着吃茶。一陣一陣清香的小風微微地吹來，這正是藤花的清香氣。

一星期後，姨母來了，他送我們好多藤蘿餅，我說：『為什麼拿好花做餅？』哥哥說：『藤花已快落盡了！』

種 花

嚴啓楞，五年級。

有一天下午放學回家，我看見母親蹲在地下，我很奇怪，便走到母親身邊，問道：『母親做什麼？』母親說：『種花呀。』我說：『種什麼花？』母親說：『種玫瑰。』我不說什麼，便走進房裏了。吃晚飯的時候，母親說：『今年又有玫瑰花能看了。』我說：『有了許多花，還不够，還要種，到了明年，滿園都是花了。』母親不理我，我也不說話了。吃完飯，我很沒有意思的睡覺了。第二天我從學校回家的時候，母親又種花，我很生氣的向母親說：『又種花有什麼用？』母親說：『花是有用的，可供人看，有的花可做藥用。』我說：『無論如何我是不愛花的。』母親不答。晚上我睡覺的時候，心裏還說無論如何，我是不愛花的。

湖旁

毛樹璣，五年級。

在頤和園的昆明湖旁的石階上，我們大家伏着身子往湖中看，看見石階下面水草中小魚很多，那裏還有螺螄，很緊的伏在石頭上，一動也不動。有人在湖旁釣魚，忽然從遠遠的看見一條水蛇，牠的頭鑽出了水面，一彎一彎地動着牠的身子。這時我前面的一個人說：『誰來捉？』一個手裏拿着網子的人，跑了過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只看見那條水蛇，慢慢的向湖中游去。呀，大家都失望的走了。

昆明湖和石船

方仁慶，五年級。

今年春假我們是到萬壽山去旅行的。到那

兒我最喜歡的是美麗的昆明湖，那湖裏的水真清淨，被風一吹，魚鱗般地閃動着，水碰着岸邊的石頭，便「XY XY」的響，跟着就起了些白沫，好像肥皂的沫子。

我們坐在湖邊看風景，吃東西，說話兒，還拿小石頭往湖裏扔去，看見那石頭旋轉的落到水底去。

我除了喜歡那昆明湖之外，還喜歡那很大的石船。那石船很高大，很美觀，有樓。我們上去看了一看，從上邊望底下的水真害怕，下那樓梯的時候也很害怕，因為那樓太高了，人又很多，要是一擠，萬一掉下去一個真不是玩的，我想，不會摔死，也會摔傷的；因為那船完全是石頭做的。後來我等下來的人完全下去了，我才慢慢的下去。

諸趣園

徐 樂，五年級。

這個地方，雖不能說是個最好的，可是比

今天所玩的別的地方好。這地方叫諧趣園。上邊有山，底下有水，又有竹林，十分幽靜。水聲潺潺，流勢很急，大約是泉水。可愛的清風吹着碧綠的竹葉，像是向來賓鞠躬表示歡迎。

『我們在這兒歇會兒吧？』梅紅嬌說。

『好的，歇吧。』我說。

『徐榴，你看，那水似泉水。』

『誰知道呢，管他泉不泉。………

我洗一會棍子，你去不去？』

『不洗，我還吃東西呢。』

『饑鬼！』

我自己走下台階，其實不是洗棍子，是想玩水。我往下一走，差一點跌下去，幸而那裏有一塊石頭，我便用它扶住了身子。後來我坐在石頭上看水，可惜水中沒有魚。

我默坐在石頭上，想起了往事，一些憂愁的影子又圍繞在我的身旁；忽然一陣春風吹過，把牠們像烟般的給吹散了，我心中覺得十分輕快。

青竹微微的發出清香來，水流的聲音仍不

斷的響着，太陽也同新娘一樣的不好意思伸出頭來。這時她吃了一些東西，便問：『你作遊記怎麼作？』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真的，我被她問着了，遊記怎麼作呢！

水還流着，清竹還點頭發出清香來，太陽還不伸出頭來，我還坐在石頭上，她還吃着東西。

鴨

周豐三，五年級。

鴨子不住地叫着，我便向後院跑去。這時我的心立刻跳了起來，身體如火燒一般，拿起石子便向烏鵲打去，但是沒有打着。我就慢慢地走到黃土堆後，看見一隻鴨子躺在地上，從肚子上流出血來，腸子也出來了。媽媽說這烏鵲是要吃鴨子的肚腸的。這時哥哥說：『打死那烏鵲才好。』

過了一會兒，我在那裏正和哥哥玩，又聽見鴨子在大聲地叫着。一會兒，聲音小了，只有一隻在叫，一會兒便不叫了。哥哥拿了彈弓，上好了彈子，向後院跑去，看見一隻黑色的東西嘴中銜了許多東西，向樹上飛去。哥哥說着『甭跑』，便瞄準，這時烏鵲在樹上正在預備飛。『……』的一聲，烏鵲把兩翅一張便落下來了，哥哥說：『這次可打着了。』說時臉上帶着笑容。

從此以後，烏鵲再也不敢來害鴨子了。

病

陳瑞柳，五年級。

唉！可惡的病，牠為什麼單單到我的身上來呢？現在正是兒童們用功的時候，他總是擋着我前途的光明。可惡的病，你為什麼擋着我前途的光明呢？

我在醫院住院的時候，醫生不許我玩，把

我關在屋裏，好苦悶呵！

兩個星期後我的病稍微好了一點，醫生來看時，我好幾次想對他說我不願再住院了，可是又不敢說，直到母親來看我時，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才說：『母親，我不願住院了。我一個人太悶。』母親說：『克禮大夫說你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可是隔幾天也要來看一回。』我聽了好快活，好像籠中放出來的小鳥一般，很自由的離開了醫院了。

春假旅行

黃瑞賢，六年級。

汽車開得非常地快，一會兒就出城了，眼前的景緻也就變了。城裏只有熱鬧的街，和人聲雜亂的公園；城外是那麼的清靜，小河潺潺地流着，綠苗在田野中輕擺，所有的景緻都是天然的。在車中遠遠的看見有一片山，被那微弱的陽光一照，成了銀灰色的了。

車停住了。啊，原來是已經到了頤和園。

一進去，一片湖水呈現我們的眼前。再抬頭一看，一座高山，高聳在眼前，山上面有綠的樹，紅的黃的房子，尤其是那座紅圍牆，很明顯的映在我們的眼中。

我們大家預備上山去。走到一個山坡上，先生說：『我們唱校歌吧？一二三，呵……我們寶愛的……孔德……唱呵！』當先生唱時，我們一個個兒地都不作聲，只是笑。〈先生又

倒退着走，說：『一二三，呵……，』當〈先生唱「呵」字時，後面的還沒唱出來呢，我們各人的耳中，就聽見『ㄅㄧㄤ』的聲音，原來〈先生被石子兒絆倒在那兒啦，筆直地在那裏躺着呢，我們都笑了。後來〈先生起來了，連自己也笑起來了，也許那時候的〈先生，心中覺得有點兒難爲情吧。

我們把後山走完了，都想去繞一週南湖，〈先生怕我們走不動，我們都說走的動。〈先生一看錶，剛下午兩點，便說：『時間還够。』於是我們決定出發了。走到第一個橋那裏，那條木橋中間很狹，我們都走過去了，唯獨X|〈，不敢過去。〈先生說：『像這樣的橋前面有好幾個呢，這頭一個不敢走，到前面怎麼辦呢？』〈先生說着就要往回走，後來我們大家說着，把她攏過來了，便說：『她敢過來了，〈先生，來呀！』〈先生來了，我們就走了。後來X|〈與H|H，他們倆走得最快，我們走到第三座橋那兒，我們叫她倆站住了，因為〈先生要給我們照像。後來她們又都跑到前面走了，

只有先生和我們五個同學在後面走。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話，真有趣。我們正談得高興的時候，忽然看見一條長蟲，牠的顏色大小與鱈魚相像，走得很快，身子一縱一縱的。

我們把南湖繞完才三點多鐘，可是我們各人的腿，都非常的累，坐在石頭上覺得舒服極了。我們又同先生說：『這時才三點多，離走的時候還遠着呢，我們到湖岸上再玩一會，好嗎？』

先生說：『好吧。』

我們又向湖邊走去，這時彤彤也來了，有她更熱鬧了。因她說的話完全是北平話，一開口總是帶着『您』字。『您這麼着』，『您那麼着』的，話真不少。說着話我便到了湖邊，我們坐在那岩石上，望着水。遠處的水波，被陽光照得好似銀波，漫漫地來了，由銀色變成綠色的了，擊着湖邊的石頭時，更濺起了許多白的浪花，同時濺了我一鞋一襪。在湖邊的石縫中，藏着一簇一簇的白沫。風兒慢慢地吹來，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呵，這裏真有點海邊風。

味呵！

汽車來了，我們上了車。一會車開了，我們就在車中唱歌。〈先生坐在車的一個椅角裏，這時他的大眼睛已成了一條線，上下眼皮幾乎連在一起，我們看了又笑起來，〈先生把眼一睜也笑了。我笑雖笑，可是這時我肚子餓得真難過，唱歌力氣沒有了，只是伏在椅子背上。在我後面的兩位是劉豐，和劉山，她倆用勁地唱歌，簡直和嚷嚷差不多了，我笑着問她們：『你們倆吃多了，撐着了吧？這麼大的勁；我餓的一點兒勁也沒有了。』

『吃！開筐子。』劉豐說。我還了她一個默默的笑。

春天旅行記

夏宗蓀，六年級。

四月二十二日，晨起梳洗完畢，已有六點半鐘了，趕快拿起昨天預備好的包袱到學校去

了。到了校裏，已有許多同學在那裏了。過了一會，他們都說汽車來了，我們都跑到校門口一看，只有兩輛汽車，我說道：『不是有清……』這句話還未說完，就聽嘟嘟幾聲把我這話打斷了，大家的眼神都注在嘟嘟的汽車上，一看原來是清華的汽車和燕京的汽車來了。大家都歡呼着。內中有一輛是大陸瞭望車，大家都希望坐那輛車。過了一會都上車了。我們六年級甲乙兩班合坐在一輛破車上，都埋怨先生不准我們坐那瞭望車。在道上我們遇着一位在我們學校做過教員的紀先生也去旅行去。

到了頤和園門口，查票員給我們一人一張優待券，進了園門，全隊去遊昆明湖，在湖裏捉了好些小魚。我們走過了銅牛地方，牛身上還刻着字，有人在那裏照了像才走的。走過十七孔橋，穿過天然療養院，又折回在排雲門前吃了午飯。飯後便又去遊石舫，後山，諧趣園。回校已下午六點鐘了。

到頤和園

王蘭，六年級。

我們的汽車已經趕過前面的兩輛車了，我們樂得幾乎跳了起來，後來又經過一大隊穿灰衣的兵士前面，男生們都呼起來，一邊跳一邊嚷說！『歡迎！歡迎！為國爭光的兵士們啊！』這聲音幾乎把車都震搖了。不一會兒我們又唱起『身臥沙場頭枕行囊……』末了，男生們又把手伸到車外面，向那些兵士招手，那些莊嚴的兵士們只是向我們微笑着。在這時我就起了一種感想：就是這些莊嚴的兵士們，他們捨身為國打仗，可是他們留下的老母妻子兒女呢？我想到這裡都想哭了，車在路上的震動聲，終於使我抬起了頭，向車外望去，這時兵士，山，田地，都變成模糊的一片了。這樣坐着車終於到了頤和園。

我們這隊走過了十七孔橋，到了一個湖邊

的一個石階上，我和老李弄水玩，看見石階下面有螺螢，我們撈了半天，好不容易撈住了幾個，可是一滑又掉下水去了。

我們走到另外一個湖邊，那裏離十七孔橋已很遠了，從那裏遠遠看昆明湖的周圍環繞着綠色的樹，樹影映在水中蕩漾，天邊紅色的浮雲襯着遠處藍色的山，這是多麼美麗呵！湖水是澄清的，時時被風吹得顯出和仙女頭髮一般的波紋。湖旁的草兒被風一搖一擺地動着。我想這真是一副美麗的畫啊！

從山路一層一層的登上山頂，雖然我們走得很快，但是在野地裏還折了不少的野花，紅的，紫的，白的都有，都非常地好看。裝滿了一袋，我們就在石上坐着休息，這時太陽非常的熱，已經是晌午了。我們站起來，望昆明湖裏半圓的橋，那橋洞和影子合起來整是一個大圓圈，真有意思。

下了山，我和幾位同學到一個半島的湖邊上撈螺螢，華嬌撈了半天才撈了兩個，我一會兒撈了一袋，我雖比她撈得多，但是我的鞋弄

溼了。

頤和園遊記

樊能，六年級。

四月廿二的那一天，我很早就起來了。雇了車走到學校，看見有十一輛汽車，在我學校門口放着。因為我們今天要旅行了。同學們都到齊了，先生便叫我們排隊去上汽車。我們六年級坐了一輛燕京大學的車。在路上土非常的大。到了頤和園，下了車，排好了隊進去了。我們一進門便上十七孔橋，橋頭不遠的地方又見一隻銅牛。我們走過十七孔橋，在一個小山上吃東西，吃完便到了排雲殿。大家在排雲殿前面吃午飯，飯後繞道石舫上後山。在一個園內（什麼名子我卻忘記）有泉水，我們在那玩了一會打算繞南湖一周。錢先生看看錶說時間還够。於是我們便去。走到一個板橋，有一個女同學不敢過去了，後來她在別的遠地方繞過。繞了南湖回來，我們便乘原車回校了。

一幕悲劇

羅佩玉，七年級。

太陽的慘淡的光線歪照在一條陰暗的胡同中，一陣陣的寒風不停的刮着，這時已經是傍晚了。一個顫抖的黑影在黑暗中搖動着。跟着一個悽慘微弱的聲音從那顫抖的黑影發出來。唉！那聲音多麼的使人難過呵！這黑影是一個白髮老婦，她的臉上堆滿了皺紋，在她那昏花的眼中充滿了悲哀的淚。她手中拿着一個破舊的籃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爛的衣服。這也就是她所有的一切了。她的樣子教人一看便知她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忽然她坐下了，坐在一塊冰冷的石上，雙手扶着頭，一雙朦朧的眼做夢似的望着天空，她正在回想她那黃金似的童年呢。忽然在她那悲哀的臉上露着安詳的笑容，一定是她想着了童年的快活的事了。風漸漸越颶越大了，她的抖擗更利害了，忽然她停了抖

攢歪倒在地上了。可是她的臉上仍充滿了笑容。
唉！這就是她一生的結果了。風依舊的颶着，
小星的微光射到她的屍身上，這就是她的葬體
了。唉！人間是這樣的黑暗呢！

姨母的死

李玉昭，七年級。

早晨起來，外面正下着絲一般的細雨，煩悶的我推開窗戶想放進些新鮮的空氣來，但不知怎樣心中越來越是覺得淒涼，不禁又想起去年愁人的連綿的秋雨，又不禁聯想到我們的大姨母的死。

我們第一次看見大姨母時，母親告訴我們向她鞠一個躬，並且叫一聲「大姨母」。這種禮節過了以後，我便低下頭背着手站在一邊，不由自主的一眼便看見了她的細腿，因此不覺也就漸漸的把頭抬高了。我們沉默的相視着。我看著她的黃瘦的臉，無光澤的兩隻大而深陷

的眼，她不給我們現出一絲的笑容。她的一雙細長的手露着筋，她平時手中總夾着一個長笛，常常吹出一種煩人的聲調，「唉！母親要是睡着，她一定會吵醒她呢！」我時常這樣的想，因此我恨她……恨她。

某一個清晨，我們正在有趣的摺疊匣子，小褲子啦，小襪啦，但是一想到人們常說的豬頭我們一點也不會摺，我們為這個而不高興的煩惱着。我閉着我的兩眼，生氣的撅着嘴，這時我忽然覺着一隻手摸在我的頭上，我的性子原是很燥急，我氣極了，就想跳了起來。等到再一看是大姨母時，憤怒裏又加上一種嫌厭，我雖然沒有說出什麼粗魯的話，但我忍不住氣的大聲哭了。

她見我哭了，就拿起我所摺的玩意給我排好，又給我摺了一個我所想念的豬頭，還摺了一個我最想念的觀音，從此我便再也不恨大姨母了。我整天的伏在她的懷裏，她也時常對我露出微笑了。有時她對我講着那些好玩的孫猴子的故事；有時她吹着笛子，我一邊聽着那婉

轉的笛聲，一邊便呆望着她的快快撥動的手指和她臉上的表情。我每次聽着她的笛聲的時候，我都是聽的有些入迷，不，有時我簡直是被她那動人的笛聲所融化了。

但是，唉！人生是如此的可悲呵！回想起來這已是幾年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們雖是念着我們的大姨母，但是她已到那不知道的國裏去了。她已在那可怕的黃泉之下了。只有她給我摺的那美麗的豬頭，和觀音至今還鎖在我的箱子裡，這也就算是她給我留下的紀念品了。我偶爾打開箱子看到牠們時，不禁就要回憶起我們從前的大姨母來。在昏沉的深夜我尤其常常憶起她來，那時我的全身都要戰抖着。窗外黑漆漆的，屋子裏只浮着一點微弱的燈光，偶爾一看到黑暗的牆角便彷彿看見大姨母的背影，接着便會想起她的死色的面容，她的陰暗的微笑和她從前同我們玩的一樁樁的事情來，就如同在目前一般。

唉！我現在後悔當初真不該那樣的恨她呢。她那麼的可愛而可憐的呀！我現在想起了她，

她的輕軟 幽婉的 笛聲又彷彿在我 耳邊活動着
了。……

唉，我只有蜷伏在床角痛哭了。

風 篝

李玉奇，八級。

傍晚的時候，在拉圾堆上的孩子們已做完他們的工作了，每人便快活的拿着他們的小籃子跑回家去，但不一會他們又跑回來了，各人都抱着他們唯一心愛的風箏，來到這同樣的草場上比賽。尋找快活的母親們，也抱着小孩在草場上歡笑着。孩子們爭論着，而且盡量的抖着自己的風箏，死命的想使自己的風箏，放得比別人的更高。這時風箏都漸漸的飛得更高了，風琴和小鼓的聲音都在高高的天空上發響，這時更顯得春天的可愛了。春風吹拂着地下的枯草，不久這地面又要變成嫩綠的草原了。

在這喝彩歡樂的人羣中，最可奇怪的便是一個小孩，他並沒有風箏，然而他的神氣快活

得比人家的放風箏的孩子更加利害，他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的羨慕的眼光，他望着人家飛高的風箏歡笑，拍手，跳躍，他看見人家的風箏要落下時，他也同樣的用力，然而人家都覺得他討厭，人們常常把他推開，但是他仍舊笑着拍手，他那細小的黃牙也同時從他的嘴中露出了。他是怎樣可憐的一個小小的孤兒呵！他的父母都在去年的初冬死去了。在去年同樣的春天，他所過的那些快活的日子他簡直不敢去回憶了，那時他的哥哥替他放風箏，而且給他放得那麼高，並且哪個孩子都羨慕他的風箏，向他拍手，而今天的情形正是相反，他的哥哥現在已到工場去給人家做工去了。

天已漸漸的黑了，星星已露在天空，孩子們把風箏的線上掛上紅色的小燈，這時孩子哥哥回來了，找到了他，便和他回家去了，這可憐的孩子只得睡去了。天更黑了，風箏已看不見了，只有紅燈綠燈在天空中發光呵！這是多麼美麗的景像呵！玩笑的人們都覺得快活極了，然而這不幸的孩子已經睡了。

祝 福

文和新，九年級。

今天到大姐家玩，看見了曾和我們共住了八年多的曹媽，兩星期不見，便已感到那樣生疏而又惶窘；當她送一杯茶給我時，我不知道我對她應該說些什麼，我好像感覺到她已不像先前和我們在一處那樣多言，並且強健的面容，似乎也掛了一層黯淡的氣色，我不願再看她，因為她作痛了我的心胸。

當我追憶起了幼時和她共同生活，一切瑣碎的事情時，我覺得心酸，難堪；我真不知道，從她來的那天起，一個那麼矮小的，無憂無慮的小孩，到她上上星期走時為止，竟長成了這樣高，這樣愛憂愛慮的人。這是怎樣神祕的人生呵！

在我孩童時，她會哄過我玩：記得在熱的夏天的晚上，她常帶領了我們，在海邊玩耍，

鑑賞那幽靜美麗的月夜；記得我們快樂的在高樓的平臺上，扔下許多的玩具來，她便很快的從樓梯上跑下，靈巧的拾回；記得她每天送我們到學校去，那扭扭的步伐；更記得她那嘟嚙着在地上拾飯粒，引起了我們笑的那態態。

在上月時，她曾做了她死時穿的衣服，當她笑着把衣服放在手裏看時，我的淚幾乎要流出了。我是怎樣的不願意呵！她竟想起了人們總不能逃脫過去的可怕和未來的死。

爲着和父親爭吵，在父親憤怒之下，她就被遣走了，於是我們就離別了她。

父親平常總是體恤着人的，在這次，我不知道她是怎樣的冒犯了父親，使父親竟使在家裏年久的用人分開了我們。

這一切印象，都在我眼中出現，我覺得遍處都是荒涼，無聊。

已隱遁了許久的童年的生活，在這時，我記憶得更清楚了。

我後悔，我和她打過的那一次無來由的嘴架，現在我饒恕了她那種和普通人一般的，愛

巴結，一看錢立刻就喜悅的脾氣。並且我要替她祝福，使她感到將來的愉快。

祈禱

譚則琛，九級。

總是因為安利的命運不好吧，從伊一生下來，家裏的情形便大大的改變，尤其是伊的父母，在伊到十歲時候，相繼着逝去了。

在那個時候，人們就說：「安利這個孩子的命不好，她把她的父母都惹死了。」然而這迷信的話，已使這小小的可憐的人的心裏，永遠的劃上一個傷痕了。

以前是多麼樣的美麗而活潑的小孩子，如同一個可愛的小鳥，媽媽和爸爸的愛，使得伊成一個不知道世界上有憂苦的孩子。現在伊的父母死了，伊孤獨的被寄養在一個陌生人的家裏，伊失去了父母，並且失去了伊的一切活潑而可愛的天性。伊永帶着笑容的小臉，現在變成一副憔悴的面容，不常笑了。伊只伴着一羣羊兒一天天的過着。

伊以為伊的父母是真的爲了伊死了，伊是多麼的悲哀呵。伊常常的想：「爲什麼把我生到這世界來又使我的父母死掉？人們都說父母是爲我而死的，那麼我的罪是多麼的大啊！然而我的命運也太苦了！我一生沉淪在這殘酷的世界裏也許能贖回我的罪吧！」

安利現在是被一些殘酷的人們驅使着，使伊天天的到一個離這家很遠的樹林裏去放羊，這些溫馴的羊作了安利的唯一的伴侶，牠們使這女孩子會有時快樂了。

疎密的一排排的白楊樹，被風吹着唰啦唰啦的響着，在那遠遠的一邊，小河裏流出潺潺的水聲，小鳥在那綠草地上跳來跳去，用牠們角鞘的嘴在那兒尋食，吱吱喳喳的叫着，這樣的一個空曠的充滿了樹林的地方，被那正午的太陽照耀得好像都快樂了。在小河的近旁，可以看見安利在那裏放她的羊，她靠着白楊樹的灰白色的樹桿，臉上蒼白得好像一朵要萎謝的梨花，伊時常的低了頭，看着地面上尋食的鳥兒們出神，四周的境界是顯得多麼的大，然而

這是一個大的寂靜呵！

白色的羔羊，都在低着頭吃草，有時會走到河邊去喝水。

樹林顯出了疎密的蔭影，常常被風吹的搖動着，正如安利的白色的長衣被風吹起，輕飄的好像一朵白雲。這一切更靜了。忽然從樹林的那邊，透過悠揚的鐘聲，那聲音，振蕩了安利的心，這不是教堂的鐘聲嗎？呵！伊記起了，今天是禮拜，人們都去做禮拜去了。這鐘聲，正是人們做完了彌撒的餘音。伊抬起頭來，在樹林的那一邊，教堂的光頂和那四方的鐘樓聳立着，高過了地面上的一切。當伊想到這一切的事情，伊的眼睛裏流出大滴的眼淚……伊和媽媽也曾經去過那教堂裏面的，在那兒在每個禮拜，伊曾快樂的祈禱着，那時伊不知道什麼，伊學着媽媽，學着一切的人的樣子，合着伊的小掌，跪在主的面前，她是多麼的可愛呵！人人見了都愛她，拉着她誇獎，不忍同她離開，到末了，她便快樂的隨着媽媽回到家裡。

當每個禮拜的來到，小的安利常常快樂的從她的牀上跳起來，喊着伊的媽媽，穿起美麗的衣服，拉着媽媽的手，當她們走向教堂的路上，人們常常招呼伊，「小安利！早安！」呵！她也學着人們叫着：「小先生！早上好呀！」接着人們便都哈哈的笑了。

現在，伊常常會忘却那天是禮拜，除非聽見教堂的鐘聲響了，然而有時在睡夢中，伊喊着媽媽爸爸，但醒了之後，伊只有失望的哭了。現在伊也不能到教堂去了，人們在路上見了伊都轉過臉去，也不叫安利了，伊也不敢像從前一般的那樣喊：「小先生！好呀！」因為人們都說這小孩子是有罪的，永遠永遠的解脫不了，都討厭她了，不願同她說話。現在安利是多麼的悲哀呵！從樹林的空處，伊望見了那些穿着美麗的衣服的太太和她們的孩子們，伊想：「我的媽媽會在那些人裏面出現的，怎麼沒有呢？這已是不可能的了，唉！這不是被我的命運所驅走了嗎？」伊見那些羊兒，都很安閒的在草地上臥着，伊不禁要想：「牠們比

還好呢！牠們有爸爸媽媽哥哥妹妹們在一塊，我呢，只有一個人了，然而世界上再沒有比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更可憐了吧？」

安利慢慢的走着，太陽晃晃的照着。伊看着遠處的教堂，兩三隻白鵠在蔚藍的天空中飛繞着，這美麗的景色，更觸動着安利的悲淒的心了。在一棵大樹的旁邊，伊停下了；伊似乎尋找什麼東西，末了在一棵樹幹橫射出的一個小樹枝上，伊拿了另外一個小樹枝，用線把小樹枝直拴在那一個樹枝上，立刻成了一個交叉的十字架，伊帶着滿臉的淚痕，就向着這十字架跪下了，伊合着伊的手掌，靜靜的祈禱着，伊的頭一直撞到地上，無聲的嗚咽着，伊的全身都振動着。白的長衣一直蓋滿了全身覆在地上，白楊樹寂靜的默着，只有小鳥和小羊們在快樂的互相的玩着。

修 芒

Robert Shumann

1810—1856

在 Zwickau 城裏，有一個學園，大概在 1823 年罷，常常可以看見一羣小孩子，在課餘之暇，興高采烈地玩弄着音樂呢。這一羣孩子的領袖就是修芒。這小管絃樂隊集合的時候，修芒總是面對鋼琴坐下，週圍坐着二個拉提琴的，二個吹笛的，二個吹克拉理納脫 (Clarinet) 的和二個吹角的；——看罷！真是一隊使人發生興趣的小管絃樂隊啊！領袖修芒常常自己寫出小管絃樂曲來給他們演奏，使得這班孩子都發放出心底的愉快來。

修芒有音樂天才的名，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更小的時候——在另一個小學校讀書的時候，他會在鋼琴上描寫出同學們的像來，他最愛用這種方法去和同學們開玩笑了。

一個人的像片，如何能從鋼琴上彈出來，

豈不奇特！當然，要說鋼琴上彈出一個人的相貌來，作曲家無論怎樣絕頂的聰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各個人性格確是可以在鋼琴上表演得出來。譬如一個孩子的性格是輕快的，我們就彈出輕鬆愉快的音樂來表現他。譬如愛淘氣的，我們就可以彈出淘氣調的音樂來。若是有一付正經的臉，我們就彈出很莊嚴的音樂來形容他。

修芒，才是一個十齡的兒童已經能如此自由地演奏，音樂天才的早發，實在不減於莫扎爾德。

修芒的父親是一個書籍商人，兼著作家，因此修芒就得以從小在書籍的環抱中長大了。各種書籍，他都愛翻閱，特別愛好詩歌和浪漫派的文藝。這種偏向的嗜好，很影響了他後日的音樂的作風，幾乎他的全部的樂曲，都是浪漫性的。

父親早就認識了修芒的天才，極力鼓勵他多閱書籍，研究音樂，不幸修芒十五歲時，父親就死了。他的母親因為顧慮到職業問題，極

力主張修芒應該放棄音樂，改習法律，以後可以做律師。

修芒畢竟被母親送到 Leipzig 的大學裏去學習法律了。不得已他一方面敷衍學校裏的功課，一方面仍然努力於學習自己所愛好的學問，此刻他認識了一個優秀的鋼琴教師 Wieck，他就消耗他全部的精神和時間於學習鋼琴了。

Wieck 有一個女孩叫克拉拉 Clara，年齡比修芒小一半——克拉拉九歲，修芒十八歲，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鋼琴演奏家了，常常當衆演奏而成績卓著，她就是以後修芒的妻。

修芒練習鋼琴以外，還學習作曲，在大學裏過着這種雙方兼顧的生活——法律和音樂——實在是痛苦，最後，終於得到了母親的許可，得以放棄法律而專習音樂了。

因為急於想成功一個音樂家，他用了一種器具去改良右手指，結果，手指反受了傷，再也沒有做鋼琴大演奏家的希望了。

事實是很可慶幸的，修芒在懊惱之下，從此就注全力於作曲了。倘使修芒是一個演奏

家，那麼逝者已無，到今天，誰還能聽到他的演奏！因為他成了一個作曲家，他的音樂，才得以不絕地留傳給後來者去欣賞贊嘆了。

真真懂得音樂的人，從前和現在一樣地很少，修芒知道這一層，就計劃發行一種音樂報紙去領導人們的認識，憑他自己能文的本領，和一班朋友的幫忙，他的音樂報紙，確實發生了很大的力量。

在他的報上，常常寫出引人注意的表題來，如果發現了一個少年音樂天才，儘可能的在報上宣傳他，鼓勵他，並且使社會上的人們注意他。

克拉拉漸漸地長大，她和修芒的感情十分好，兩人願意結婚，但是克拉拉的父親極力反對，理由是修芒既不富有，又不出名。修芒不得已，就提起訴訟，請她父親上法庭去說明反對的理由。法庭也認為理由不充足，Wieck只得允許他的女兒和修芒結婚了。

他們兩人結婚後的生活，非常美滿，婚後一年間，修芒不斷地寫好些歌，都是他情緒愉

快的表現罷。好些有名的美麗的歌，都在這時期寫成的。

修芒晚年得了瘋狂症，他的精神狀態完全異常，時時做出奇特的行為來。在 Dresden的一個咖啡館內常常坐定了一張桌子，背朝着人，幾夜連續地坐過去。凡此種種，人們都以為是一個天才者所具有的奇特的行為罷。最後，他的瘋狂症是証實了，雖然人們都無限地惋惜他，又有何用！1856年，（修芒四十六歲）死在瘋狂病院裏了。

他死後，他的寡妻克拉拉，歷赴歐洲各地旅行演奏，得一點錢留意養育他的兒女，還努力介紹修芒的作品於世間。修芒死後，她在人間又度了四十年。